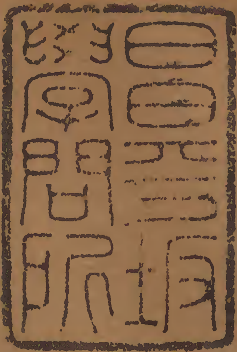


朱子文集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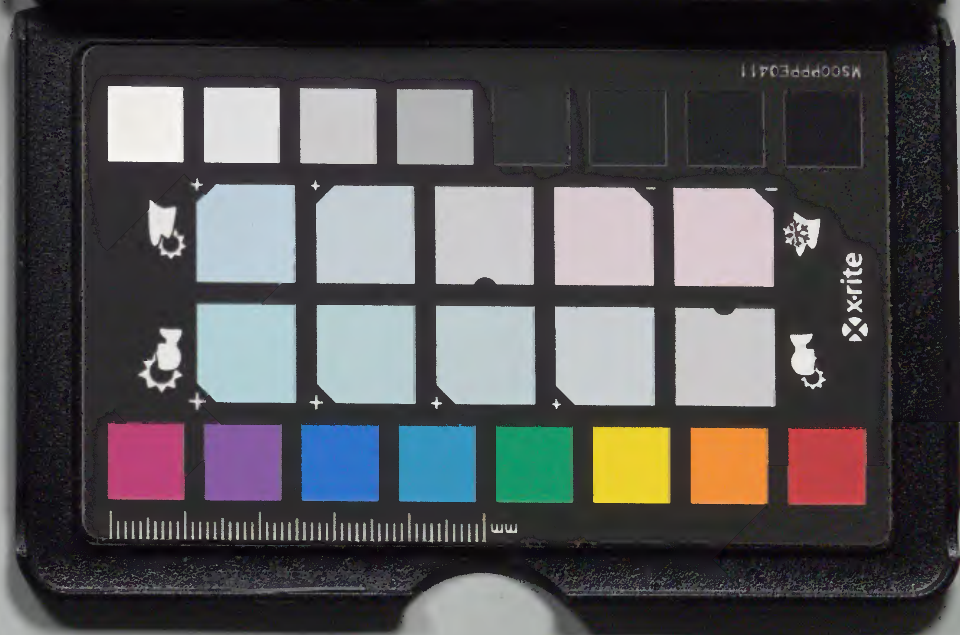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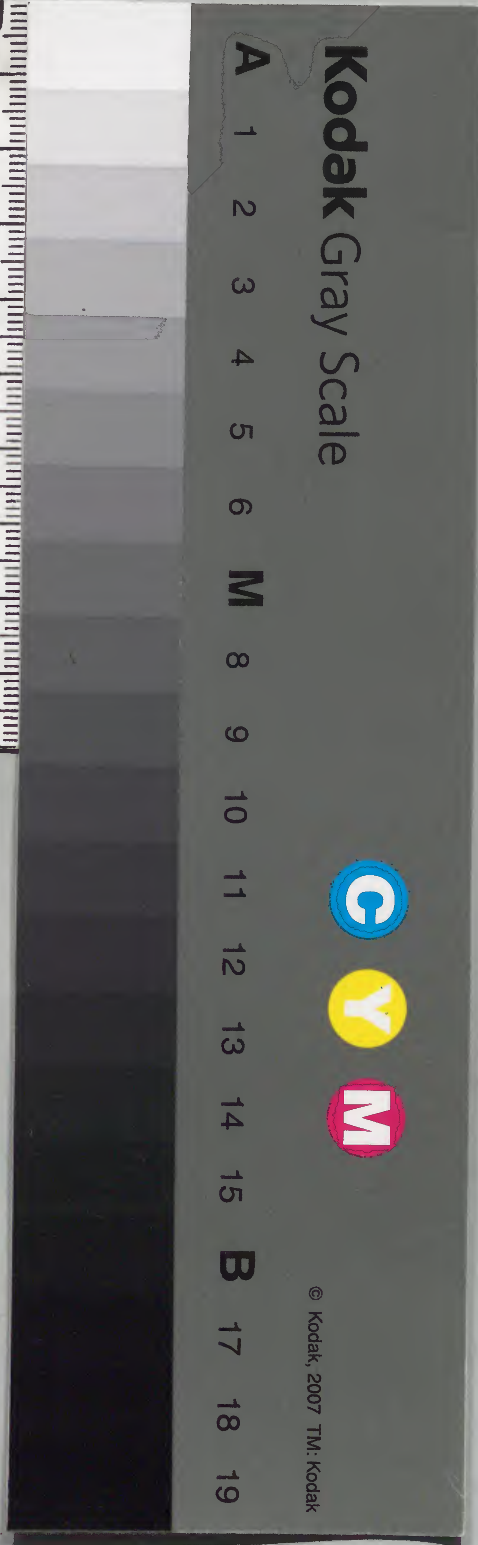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八	函
一	四	二	冊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九
函	一	〇	八
九	四	二	冊

理學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98)
函號	299 47



朱子文集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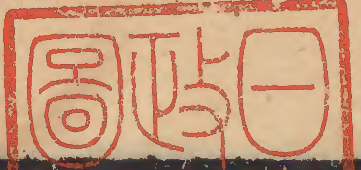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訂

受業諸子全校

淺草文庫

答連嵩卿

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
 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卽以我爲主。卽若以
 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
 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
 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
 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
 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



朱子文集卷之二

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喻

答程允夫

熹承寄示前書所諭皆未中理不得不相曉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

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癩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癩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兒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况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

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
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
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
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
入於佛老。及其友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
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如大悲
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
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楊子先
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
孟子之瘳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
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
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
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
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
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
方且自爲邪說。設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
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
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
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

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闕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日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不得不爲吾弟極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程氏書布在天

下。所至有之。此間所有。不遇是耳。謾寄大全集一本。龜山語錄一本。去大全中有他人之文。目錄中已題出矣。恐已自有之。如未有。且畱看。夏中寄來未晚也。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傍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雜薰。猶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污。蓋亦難矣。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

譎詭亦若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日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燕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去蘇公嗾孔文仲齟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是之戾耶文仲為蘇所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未之見耳因筆及此似傷直矣然不直則道不見吾弟察之幸甚

答石子重 整

熹竊謂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為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為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

朱子文集 卷之二
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

答李伯諫

甲申

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此來書之語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此亦來書中之語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厘者其在茲乎然敢

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熹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峇曉文義便為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如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饑寒此游察此亦院語

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為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為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為非。熹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為己。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禮。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為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為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為是。則請

從事于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為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捏怪。以誑愚惑眾。故達磨亦排斥之。熹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為聖人。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窮也。而為是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儒者。而姑為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眾。而聖人之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尾衡決。如是而尚可以為道乎。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熹謂性無偽冒。不必言真。未

朱子文集 卷之二 七 正言堂
嘗不在何必言在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
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
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
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
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
謂之貨殖也伊川之論未易遽非亦未易遽曉他日於儒
學見得一箇規模乃知其不我欺耳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
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

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
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
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
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
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
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
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
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
可食此則不同矣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
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

朱子文集 卷之二 八 正宜堂
來書云。韓退之排佛而敬大顛。則亦未能排真佛也。熹謂退之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而已。其與原道所稱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者。果如何耶。

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故急於見性。熹謂既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

性與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爲本。于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著急字亦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爲異說。所述及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遂已也。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

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熹竊謂此正癡人前說。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徹底悟。

去故祖師以來由此得道者多熹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本末內外是一是二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無所不了不知傳燈錄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堯舜禹稷幾人做得文武周孔須有微驗處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躡等熹謂此正是王氏高明處已中庸處人之說龜山嘗力詆之矣須知所謂不欲學者躡等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便要他立地干雲蔽日豈有是

理佛亦欲當人立地成佛亦是來書中語設使有此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

來書云曹叅楊億不學儒不害為偉人熹前言已奉答矣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足為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又曹叅楊億二人相擬正自不倫曹叅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羸踈後來却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清介立

朝敲替畧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子之道則于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名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于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事見蘇黃門龍川別志第一卷之然則此二人者雖未蘇公非詆佛者其言當不誣矣皆未得爲知道然億非叅之倫也子比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于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因論二人謾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答李伯諫

承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

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濶者乃功夫積累之濶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濶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濶舍學問思辯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至于易

之為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備
 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
 來喻多所未安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以告
 然恐亦未必盡當於理惟高明擇之

答蔡季通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
 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
 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
 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
 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

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為有過不及而後流于人欲也然
 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
 為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以
 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
 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
 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
 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
 問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
 者既分之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
 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
 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此舜戒禹之本
 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為不善而不容

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論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爲道心。而欲据之以爲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論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答江德功

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往來之

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未遽及夫心安也。況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爲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爲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爲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于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已。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于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

朱子文集 卷之二 三
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為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
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况推而高之。鑿而淡之。使其精神
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為有功于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
知。其所謂高且淡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
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
以為如何。

答游誠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
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
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

則存也。存則靜而其動。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一句。

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

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

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

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

答歐陽慶似 光祖

辱惠問。乃慨然有志於學。甚善甚善。抑嘗病今之學者。不
知古人為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為先。而急於聞道。是以
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方竊以是反而求。

之而未之有得也。愧辱下問之勤。無以稱塞。敢私布之。不識明者謂之然否。

答嚴居厚 士敦

示喻進學加功處甚善。觸事未能不為事物所奪。只是未遇事時存養未熟。所以如此。然又別無他岐。不可欲速。但常存此心。勿令間斷。講明義理。以栽培之。則久當純熟。明快矣。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迫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昨見所論三子具體而微。似未免太徇時好。然務為奇險。又使詞義俱不通暢。久欲奉告而未及也。因此布陳。僭易僭易。

別紙喻及養氣之說。足見講學不倦之意。但此章文義。正自難明。且當虛心平氣。反復諷誦。久當有味。今以迫切之心求之。正猶治絲而棼之。雖欲彊為之說。終非吾心所安。穿鑿支離。愈叛於道矣。今且據來喻而答言之。縮字訓直。禮書如此處。多先儒之言。似不可易。壹字非訓。一便只是。一字乃專一之意耳。記得程先生有說。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試以是思之。知言則知義理之所在。無毫釐之差。故日用之間。有以集義而生。浩然之氣。誠淫邪道四字。有次序而無彼此之分。如楊墨釋老之言。無不具此四者。然今亦未易遽論也。請且如前說。反復

玩味要之以久自當釋然有解悟處不必廣求徒勞日力只二先生有說處抄出同看可也

答丘子野

示喻觀玩之別想已有成說茲因下問之及嘗竊思之敢布左右蓋易有象八卦然後有辭然後有辭卦爻然後有變老陽然後有變爻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茲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致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誨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致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

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為此也晉獻之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為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即此以較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

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不審高明以爲然否。

答李深卿 詠

昨擇之持示別紙。教告甚悉。時亦不暇奉報。然因其行。嘗口附區區。不知高明以爲然否。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謂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爲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

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功。而於彼說。顧嘗著力研究。是以於彼說。日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爲不足爲。陷溺益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爲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辨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况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抹。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作。是以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所論不當。啓後學輕視前輩之弊。此則至

論敢不承教。然觀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抑揚其辭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間。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為滿途。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為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也。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臧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子文文子以仁。然後為可也。擇之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似未為過。但其間却實不免有輕視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嘗箴之。正如老

兄之意。但不敢謂緣此都不得別白是非也。凡此二條。皆近世學者深錮之弊。是以因來喻之。及而極論之。願試以愚言思之一事。正則其餘皆正矣。蓋理無二致。非如老兄所論中庸首章三句。別為兩事。與呂氏所知所急。所學所言。有彼此之殊也。鄙見如此。或有未當。因來却望見教。勿憚及復。不有益於彼。則必有益於此矣。千萬至懇至懇。

答胡寬夫

示喻疑義數條。足見別後進學之篤。甚慰甚慰。大槩如此。看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

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
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更勿與人辨論釋氏長短
自家未有所見判斷他不得况廢却自家合做底緊切工
夫却與人爭一場閑口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主一之
功學者用力切要處承於此留意甚善但其他推說似太
汗漫多病痛以熹觀之似不必如此只就如今做書會處
理會便見漸次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
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
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
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及後不差仍且盡
日玩味明日却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此主一之漸也
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

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
如何按伏得下試更思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
加諸人與子思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言且
只各就本句中體味踐履久之純熟自見淺深今亦不須
彊分別也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好談高妙而自已脚根却
不點地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大
學解想亦看未到四哥又自有日課不欲妨他教人者須
常存此心
郭子和中庸頃曾見之切不可看看著轉逃悶也其他所
欲文字合用者前已附去其他非所急者更不上內想自
曉此意千萬息却此心且就日課中逐些理會慇實踐履

方有意味。千萬千萬。後生輩誦書。亦如吾人講學。只是量
力。不要貪多。仍須反覆熟讀。時時溫習。是要法耳。

答楊子直方

承喻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勤。深所歎仰。然鄙意多所未
安。今且畧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托季通言之。蓋天
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
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
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
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
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

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
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
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
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
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
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
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喻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
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熹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
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
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喻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

疑之之說則與熹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
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
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
之言亦贅矣其他則季通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虛心
求之久當自明不可別生疑慮徒自攪繞也持敬之說不
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
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
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棠之謂哉
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
敬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

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
見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
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
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
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樞苗助長之患否則
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并
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
之隙一息之停哉叔京來書尚執前說而來喻之云亦似
未見內外無間之實故爲此說并以寄叔京而所以答叔
京者亦并寫呈幸詳思之却以見告也

答廖子晦 德明

德明舊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庸所謂喜怒哀之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爲大本。漸加修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

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畧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大過。意慮混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朱子文集 卷之二
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
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然欲到得此工夫。
須如釋氏攝心坐禪始得。德明又慮至此。成正與助長。
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嚴
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後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
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
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爲展托之論。德明又恐初
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托於斯二者。孰從孰違。雖然
是固操存舍亡之意。而孔氏教人求仁爲先。竊謂仁人
心也。克己之私。而循天之理。則本心之仁得矣。夫復何

事嘗試求之。覺得難。甚先難後獲。寧不信然。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
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
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
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
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
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
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
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
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成

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克已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明道先生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德明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鳶飛魚躍皆其分內耳活潑潑地智者

當白知之

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談此爾

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亾者可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

君子之學汲汲修治澄其濁而求清者蓋欲不失其本
心。凝然而常存不爲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
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回之說
安足以語此。

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
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
之言固所以浚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
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

德明伏讀先生太極圖解義第二章曰動而生陽誠之
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

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真誠也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
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
可分陰陽而爲辭如以資始爲繫於陽以正性命爲繫
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
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
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

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
矣蓋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
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

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答廖子晦

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爲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所未瑩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爲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必問但報本

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爲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聖賢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爲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情不知其所存也

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論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

答尚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論尚復如此。雖其逆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為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為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以及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

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渥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燔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

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知見執。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

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攷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卽且置之。姑卽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

答廖子晦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不專為莊敬持養此心。既存設也。蓋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必言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濶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即此而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

天下之理。其得失之端。於此亦可見矣。故近日之弊。無不流於狂妄恣肆。而不自知其非也。

答廖子晦

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所示疑義甚善。但一二處小未圓備。別紙具去。職事之餘。更能玩意於此。固佳。然觀書亦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功夫亦不落。

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問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摸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聾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答廖子晦

顏子鑽仰堅高。恍惚前後。喟然發嘆。既知道體之無窮。又無所用其力。將欲罷之。而此理已躍如于中。有不容已者。而夫子循循善誘。復示以用力之方。博之以文。約之以禮。顏子窮格克復。既竭吾才。日新不息。於是實見此理。卓然若有所立。昭昭而不可欺。且又非力行之所

能至。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如顏子者可謂真知者哉。夫博文約禮。先生所謂講習體驗之功也。所立卓爾。亦豈離降衷之性固有之。契哉。而顏氏之真知。如彼後人之不能及。又如此進寸退尺。每誦師言。惕然警懼。輒敢推廣先生之說。復以求教。詳賜開曉。幸甚。

所論顏子之嘆。大槩得之。然亦覺有太煩雜處。約而言之。則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箇道。

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而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若不如此。政使思索勞苦。說得相似。亦恐隨手消散。不為吾有。况欲望其融會貫通。而與已為一耶。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邪。近時朋友。漫說為學。然讀書尚不能記得本文。講說尚不能通得訓詁。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來。漸次老大。則遂漠然忘之。更無頭緒。可以接續。至有不獲講學之利。而徒取廢錮之禍者。甚可嘆也。來喻蓋已得此大意。然持

之以久。全在日用功夫。勿令間斷。久當自有真實見處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竊謂居上以寬為本。寬則得眾。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是蒙爻所謂以往吝也。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抑又聞之。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故元為善之長。仁包義禮智三者。先之以仁。裁之以義。三代得天下。以仁莫不有慘怛之愛。忠利之教。所以不免於刑者。亦好仁惡不仁耳。今之為州縣者。不念民生之艱。刑罰失平。征取無藝。箠楚流血。苟以逃上官之責。而過於寬者。又一切廢弛不立。所在有之。此固不足道。然先王為政之本。寬嚴先後之

異施者不敢不詳講伏乞賜誨

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

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攷古今然後知也。緩急可事無程限則緩急不在已不親臨則可否不在已今見爭訟人到官常苦不得呈覆須當計會索吏然後得之便可見其無政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知其謬矣又如縣道送兩稅簿上州磨審皆有日限有違失則糾正之無印簽押用印給還今有數月不還者守倅漫不加省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以此為寬不知孔子意藁道如何也。但為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犬於此者乎

答廖子晦

前此屢辱貽書有所講論每竊怪其語之不倫而未能浚

先二文集 卷之二
曉其故。只據一時鄙見所未安處。草草奉答。往往只是說得皮膚。不能切中其病。所以賢者亦未深悉。而猶有今日之論也。此雖微陋。踈率之罪。然因此却得左右明辨力扣。敷述詳明。然後乃能識得前後所說之本意。而區區愚見亦因得以自竭。非小補也。蓋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

堅仰高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源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弊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口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

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

須知顏魯洞見全體。卽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脉。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查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來喻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爲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工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爲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

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曾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喻之詳。終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子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既不相合。讓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為恨。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繫也。大顛問答。初疑只是其徒僞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彷彿。計其為人。山野質朴。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夫。著實。故其言語。

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功夫有欠闕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貶異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此等處。極不可草草看過。更宜深體之也。其餘已具見於考異外集卷中者。今不復論。然若不得此碑。亦無由見得許多曲折也。坡公海外意況。深可歎息。近見其晚年所作小詞。有新恩。雖可冀舊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二詩亦未甚曉。不敢又便率然奉答。然恐亦只是舊來意思。但請只就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

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答滕德粹

僕與足下。雖幸獲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鄉井。中間才得一歸。掃丘墓。省族姻。今又二十餘年。以故於鄉里後來之秀。少所接識。計其不相存錄亦已久矣。而昆仲乃獨惠然枉書。道說過盛。非所敢當。然所論為學之意。則正區區所望於鄉人者。甚幸甚幸。夫學者患不知其所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岐路。而不能得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

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千里以問於僕之不能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既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然並進。而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於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于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為先。足下不以愚言為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因風寓謝。他未暇及。昆仲書無異指。故不復別致。幸察。

答滕德粹

所問禱祠之惑。此蓋燭理未明之故。又為憂患所迫。故立不定。今雖未能遽明。但且謹守自家規矩。一面講學窮理。遇聖賢有說此事處。便更著力加意理會。積累功夫。漸漬日久。一旦忽然有開明處。便自然不為所惑矣。今未能然。且當謹守聖賢訓戒。以為根脚。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者。始者寄兄之地。不然則飄搖沒溺。終不能有以自立矣。

答滕德粹

知官閑頗得讀書。不知做得何功夫。歲月如流。易得空過。

彼中朋友書來。多稱德粹之賢。然鄙意所望者。則不止此。願更勉力。益加探討之功。勿令異時相見。無疑可問。乃所望耳。谿堂雜文。久欲為作序。但以當時收拾得太少。詩篇四六之外。雜文僅有兩篇。想亦未是當時著力處。未有意思。可以發明。又不成。只做一篇通用。不著題底文字。以故遲遲至今。欲留此人等候。草成附去。又此數日。正為諸處人督迫文字。困憊殊甚。不免且小須也。釋氏之說。易以惑人。誠如來喻。然如所謂若有所喜。則已是中其毒矣。恐須於吾學有進步處。庶幾可解。不然。雖欲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恐已無及於事。而毒之浸淫。侵蝕。日以益深也。

答滕德粹

示喻讀莊周書。泛觀無害。但不必深留意耳。若謂已知爲學之大端。而自比於明道。則恐未然。明道乃是當時已見大意。而尚有疑其說之想。以故始雖博取。而終卒棄之。向來相聚。見德粹似於此理。見得未甚端的。且尚不能無疑於釋子之論。今若更以莊周之說。助之恐爲所漂蕩。而無以自立也。况今日諸先生議論。流傳于世。得失已分明。又非當日之比耶。若論泛觀。則世間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承有意此來。不如乘閒早決此計。流光易失。衰老尤不可恃。果欲究竟此事。似不宜太因循也。

答周舜弼

臨行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觀之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効驗也。仁字想別後所見尤親切。或有議論。因來不妨見寄。

答周舜弼

葬事不易。便能了辦。喪禮盡誠。不徇流俗。此尤所難。更宜澁念。閔卜二子除喪而見之意。以終禮制區區之望也。彼中朋友。用功爲學。次第如何。便中喻及。向時每說持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

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是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淡玩之。

答周舜弼

示喻為學之意。大概不過如此。更在日用之間。實用其力。念念相續。勿令間斷。

答周舜弼

來喻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于同流合汙之地耶。

答程正思

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正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為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為為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亦覺得意思有粗疎處。辨論功夫。勝却玩索意思。故氣象間有喧鬧急迫之病。而少從容自得之意。此為未滿人意耳。

答程正思

論語舊嘗纂定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易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亦甚欲相與商訂耳。

答程正思

熹忽被改除之命來日當往奏事倘得遂瞻玉陛不敢愛身以爲朋友羞但恐踈拙不能有以感動上意耳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爲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爲重昨告擇之正爲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答汪子文

似聞比來急於進取遂爲神怪所惑殊駭聞聽於此等處把捉不定則所講聞于簡冊者將以何用耶自此切須安常守正以爲進學之地不宜復徇前失以陷于邪妄之域也

答程允夫

所示詩文筆力甚快書中所云則未敢聞命別紙條析以往試熟看數過當自見得大抵白道學不明千有餘年爲士者習於耳目見聞之陋所識所趣不過如此如欲爲文章之士而已則以吾弟之才少加勉勵自應不在人後但不當妄談義理徒取諧於識者若果有意於古人之學則如所示皆未得其門而入者要須把作一件大事淡思力究厚養力行然後可議耳但恐浮艷之詞染習已深未能勇決棄彼而取此則非僕之所敢知也

答程允夫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
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幸予以短喪
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
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不但如
此而已。窮理旣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
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
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
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
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
有窮理旣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
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
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答程允夫

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頽子方之。僕不得不
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爲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行事可
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
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
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魯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
中理。未易槩舉。但其辨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
爲所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謬。

答程允夫

去東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卧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已物。爾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錄。且令寫此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審院闕期。尚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吏。然亦姑任之。不能預以爲憂耳。所示語。孟諸說。淺見日來。進學之力。別紙一一答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當有得耳。丁寧葉仁來時。去取書。恐更有商量處。一一示及。孤陋無所用心。惟得朋友講論。則欣然。終日千萬。有以慰此懷也。可欲之謂善。此句尋常如何。

看因來論及龜山易傳。出時已缺乾坤。只有草藁數段。不甚完備。繫辭三四段。不絕筆。亦不成書。此有寫本。謾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厭飫充足。潘子淳書。頃亦見之。蓋雜佛老而言之者。亦不必觀。向所論蘇學之蔽。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爲如何。他時於已學上有見處。此等自然冰消瓦解。無立脚處。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真不虛語。正蒙已領。近泉州刊行程氏遺書。乃二先生語錄。此間所錄。旦夕得本。首當奉寄也。此學寂寥。士友不肯信向。吾弟幸有其志。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爲之增氣。更願專一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力處。如艮齋銘。便是做工夫。

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吾弟試熟味之。有疑却望示諭。秋試得失。當已決。早了此一事亦佳。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

答程允夫

昨來疑義。久不奉報。然後來長進。又見得前說之是非也。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以少却玩味踐履功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工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卽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草此爲報。不能多及。餘惟力學自愛。

答黃子厚

知讀精義有得。尤以爲喜。大指固不出二先生之說。然並觀博考。見其淺深踈密於毫釐之間。尤能發人意思。使人益信二先生之說不可易也。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先生所以有盡已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鄙意如此。試思之。然否。却見論登山之興。前日失之於跬步之間。今復冒暑而往。則有所不能矣。或恐

欲尋舊約。卽請見過。却議行計也。伯恭甚愛上嵐山水。前日經行。適值風雨。尤快心目也。

答董叔重

示喻日用功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是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易字之說。前累奉報。鄙意但不欲學者。切切於此不急之外務耳。必欲與名相稱。則以叔重易之。蓋取通書其重無加焉耳之義。如何如何。

答董叔重

所論心之存亡。得之前日得正思書。說得終未明了。適答之云。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存則正。不存則邪。不知渠看得復如何也。但來喻所謂濼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功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答董叔重

微子篇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一段。殊於三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不可易處。嘗讀微子書。見其所以濼憂宗國之將亡。至於成濼。

爲在賸毫無所置身其心切矣然終不言於紂以庶幾
萬一感悟而遽爲之去是必有深意者東坡則曰箕子
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
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
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微子之告箕子若欲
與之俱去然微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
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貢于先生微子去之以續
先王之國箕子爲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諫而死
爲不負先王也而林少穎亦從其說以爲二人處危疑
之地身居嫌隙不可彊諫徒死又無益故微子雖欲謀

於箕子以救紂之顛隳然箕子以謂我與受其貶猶言我起
而諫則不可以復諫又不可居位故微子遁逃以避禍
受其禍而而箕子隱晦以自存惟比干不處嫌疑故彊諫而死三
人所處之勢不同故各行其志以自達于先王而已審
如是說則微子箕子皆未嘗諫無乃屑屑然避嫌遠禍
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與受其貶者我適起而受其禍
敗不可逃免然毀滅之後我不事異姓不能與人爲臣
僕示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適值紂怒未甚故得
不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獨箕子答者比干與箕子意同
經省文也竊謂孔氏去古未遠唐孔氏蓋推其言必有本安國之意

所據蓋嘗因是妄謂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興受其敗不可逃免常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

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而爲匹夫之諫哉故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卽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卽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二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俱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

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於子若起諫紂則紂益
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
惜而未有毫髮益于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
有疑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不疑蓋疑心先入而爲
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遯逃而出乃合于道又
况我與比干既留諫以事紂則存亡未可知萬一不死
罔爲人臣僕此心已堅定則亦不可使成湯以來廟不
血食况汝爲元子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
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于至誠惻怛之
心無所爲而爲之故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歎妄意如
此乞賜諄切垂誨

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

答黃子耕

伏枕月餘已分必死自入夏以來却稍輕減但今餘證往
來頗亦廢事明年便當七十據禮而論亦合衰殘無足深
嘆也但此道衰微方賴朋友潛思固守以庶幾于久遠年
來僅得伯豐最爲可望乃復盛年奄至大故聞之傷悼不
能爲懷非獨以平日往來遊好之情而已聞其親年高遭
此何以堪處江西朋友書來却皆言其子曉事此則猶爲
不幸之幸欲遣一人持書致奠并弔其家而力不能辦今

有書信不免奉煩爲尋的便附往。若相去不遠更得專人取其回書以來尤所望也。所喻職事縷縷備悉。既是出來仕官此等自不能免。耗金文字以日昏未能盡讀。然其大槩已可見矣。改秩後授一湖北淮南僻縣。優哉悠哉聊以卒歲。此乃今日最上策也。

答黃子耕

兩辱手示得詳近况。良以爲慰。竟從銓部調遠邑而歸。既無冒進之嫌。又絕矯亢之累。所處甚精。吾黨足以增氣矣。甚幸甚。賀聞湖北僻民少事稀。無迎送督促之煩。以優游讀書。此今日仕宦之最佳處。想歲下了却。令兄位下一

二事。便可行矣。自分寧取道。應亦不遠。但恨相望益遠。最晚沈痼無復相見之期。此爲恨耳。伯豐子弟如何。自其云亡念之不能已。蓋朋友中敏悟未有其比。意其它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爲遊好之私情也。

答黃子耕

知赴官有期。僻遠之鄉。官事簡少。可以讀書進學。若如此實做得三年功夫。比之奔走塵埃。俯仰應接。殊未爲失計也。來喻更欲于經史中求簡易用功處。此亦別無他巧。只是且將所已學者。反復玩味。不厭重複。久之當覺意味愈深。遠理致愈明白耳。此外昔所未學。亦有切於修己治人。

之實者更以暇時量力揆討使其表裏精粗通貫浹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打成一片無處不得力矣有如衰朽百病交攻常時氣滿心腹今日乍寒痛甚幾不能起觀此氣象餘日幾何然每開卷及與朋友講論未嘗不覺其有起予之益况如賢者春秋尚富精力尚彊其可不自勉乎安仁經界文字其畫一中所言戶部行下者卽是李仲水所行其言本縣措置者卽是當來邑中推廣其說雖未及一一細觀然亦可以見其不苟之意鄉在臨漳訪問打量算法得書數種比此加詳然鄉民卒乍不能通曉反成費力後得一法只於旧段中間先取正方步數却計其外尖斜

屈曲處約湊成方却自省事恨爲私意浮議所搖不得盡力其間以見均田平賦之効今讀所示尤使人悵然也

答曹立之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已分修習隨已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魯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

此而未可得。向許此來。今賤迹既不定。想其聞此。早嘆。又未必成來。深以爲恨也。程丈諸說。亦有鄙意所未安者。以未參識。不欲劇論。但未知立之見得。宥辟未發等語。如何。若已無疑。卽不須論矣。立之所疑。太極之說甚當。此恐未易以口舌爭也。輔養人主心術。與開陳善道。排抑佞邪。正是相資爲用。不可作兩事看。如公仲之事。則人主本有畏相畏義之心。而近習之智尚淺。故其爲蔽也未深。是以幸而有濟。若使趙侯之歌者。先覺其所薦之能。害已而有以聞之。則公仲者。又如何而爲計邪。元祐諸公。不能開導君心。固爲有罪。然謂不當斥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

當時施行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監耳。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逶迤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然此恐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熹自爲之。則必有甚于元祐諸公之所爲。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氣質一定。不能自易。奈何奈何。近得程丈文字。論及忝尺制度。此中無人及文字。可討論。尚未及報。但告糴進賢。甚蒙其留意。亦以此取怒於府帥。使人不自安也。立之所與趙子直論事甚佳。如熹自度。必不能濟當世之務。然渠輩作此議論。見識亦適可保身。不犯世患耳。其不能濟世。恐亦無以異也。

答范伯崇

伯崇近日何以用功。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眾理易明矣。此外別無著力處。官事有可以及人處，想不憚出力。然檢身馭下，尤不可不加意也。

答何叔京

上蔡語錄上卷數段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灑耳。

答趙詠道

嘉求道不力，衰晚無聞，辱問之勤，不知所以爲報。然少嘗聞之，天下有正理，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眾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媛媛姝姝，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願明者以是思之。若曰佛老之說，衆人亦知其非，豈以彼之明智，而肯取以爲用。此殆侏儒觀優之論，今固未論有見於吾道者之如何，但讀近歲所謂佛者之言。

則知其源委之所在矣。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然爲學之初。便欲窮其說之是非而去取之。則又恐綠衣黃裏之轉而爲裳也。如涉大水。渺無津涯。要當常以聖賢之言爲標準。則不至於陷矣。令弟致道在此相聚數月。雖未能悉力銳進。亦似頗識爲學之門戶。經由必能具道此間曲折。凡此所未及言者。可問而知。不暇盡布也。

答朱朋孫

長書垂示。尤荷不鄙。所論爲學之意。又足以見雅志之所存也。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

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畧。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怪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欲爲沙隨程丈立祠甚善。但衰病不堪思慮。曲折已報余正父矣。幸察之。

答周南仲

南

往歲湖寺。雖嘗獲一面。而病冗不能款扣。餘論後乃得見。廷對之文。切中時病。深以歎服。益恨相去之遠。不得會聚。以講所聞也。茲辱惠書。又見季通具道遊從切磋之益。深

以爲慰。比日雪寒。德履佳福。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來喻許以所疑。下詢幸甚。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真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其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誑。如九方臯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言語之外也。方賓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遊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周叔謹行。草草附此。不能究所言。政遠切祈珍重。

答析子明

伏蒙鐫喻先正墓文。使人三返而勤懇益至。熹雖至愚。心非木石。豈不惻然有動於中。亦何忍爲此牢辭。固拒以逆盛意。實以衰悴。心目俱疲。不堪思慮。檢閱而兩年以來。名在罪籍。每讀邸報。觀其怒目切齒之態。未知將以此身終作如何處置。然後快於其心。未嘗不惕然汗出。浹背沾衣也。是以年來。絕不敢爲人作一字。近所祈懇。百拜而辭者。已數家矣。若以尊喻之嚴。遽弛此禁。則四面之責。紛然而

至從之則召禍不從則取怨。反復思之。未見其可兼餘年。無幾。疾病侵凌。神思昏然。豈有精力可以給此。切告矜亮。貸此殘生。不勝千萬哀懇之至。

答度周卿

正

比來爲况如何。讀書揆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廢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因書信筆。不覺縷縷。切勿爲外人道也。

答張元德

衡陽之計。想已聞之。深足傷歎。然當路攻擊。意殊未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追削禁錮之類。而一時善類。次第皆不可保。吾輩閑中講學。固爲美事。然亦恐有不可測者。此方深以爲懼。而賢者乃勸彭丈何也。熹幸已得祠。差可自安。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數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爲佳耳。所說

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却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挈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爲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畧毋詳寧疎毋密始有餘地也詳故碎密故拘歐嚴譚君近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之書經文注脚記得首尾通貫浹洽方有可玩繹處如其不然泛觀雜論徒費日月決無所益也所論新法大槩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謂勝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若得明道先生與一時諸賢向源頭與

之商量令其胸中見得義理分明許多人欲容氣自無處著亦不患其不改矣若便以不可與有爲待之而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真有未盡善處則亦非所以爲天下之公而自陷於一偏之說矣頃見趙丞相所編諸公奏議論新法者自有數卷其言雖不爲不多然真能識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無惑乎彼之以爲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祧廟一事當時發言盈庭多者累數千字而無一言可以的當與介父爭是非者但今人只見介父所言便以爲非排介父者便以爲是所以徒爲競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定於一也此說甚長非面論而未易究

答張元德

配義與道之說。殊不可曉。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畧用今人言語體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却。本文肆爲浮說。說得卽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故程先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薄漢儒下帷講誦。未必是說書。又說作論語解。已見剩了。又以毛公說詩爲有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蓋可見。今

說配義與道。却不就孟子上理會。如何是義。如何是道。如何是氣。如何地配。便一鄉掉開了。只單說箇道字。已是無捉摸處。又將道字訓作行字。尤無交涉。說得愈多。去理愈遠矣。今合且先理會如何是義。却就義字上推。如何是道。道之與義。同異如何。如何又要氣來配他。配字又是何意。適檢集註說得儘分明。只此數字分明。卽孟子意思。分明了不知曾子細看否。可見而程子所謂冲漠氣象。亦在其中。初非有二說也。子約所說。亦未免向別處去。如此支離轉無交涉。却恐不免真爲擎拳豎拂者所笑矣。其他所論時習率性。鳶魚等說。今皆未暇論。論得亦未有益。可且理會此配義與道。令分

明便中蚤報及也。

答王晉輔

薦承委諭。極荷不鄙。實以多病畏事。不敢作文字。以故前此不敢聞命。今不獲已。輒以數字附於行狀之末。少見鄙意。然已覺太露筋骨。切告勿以示人。恐彼此不穩。便非獨罪戾之蹤。爲有害也。向來子約每言鄉學之意甚美。然於愚意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尚流風之弊。其所從來也遠。宜賢者之未免也。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爲先後。姑屏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

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使道義之實。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已。則自將無慕於外。而所以顯親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爲矣。若但以名位之爲尊。言語之爲麗。聞譽之爲誇。而汲汲乎伐石攻木。以爲事。則是非獨老拙羞之。抑子約平生所望於賢者。亦將大不滿於泉下矣。所喻鄙文。何乃爲此曲折。已託劉季章言之。此豈止載禍相餉而已耶。

答池從周

前此辱書未報。今又承惠問。尤以愧感。詢及所疑。足見嗜學之意。但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且得如此。向前更有

多少功夫。豈可便慮其雜。但此二書亦須反復熟讀。著力研究。乃可見其意耳。所問論語首章。但將所學反復思繹。常切遵行。便是時習習之之久。自有說處。此只是為學實事。別無深遠旨趣也。汎愛雖非初學之切務。然既與物接。若都忽然與之相忘。亦非義理。自是須泛愛也。觀賢者之意。似只欲以兀然自守為是。故所論每每如此。願少恢廓之。不然。只終不免於昏陋狹隘。而無所發明也。

答李晦叔

固如此。然須實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語說過。又當有以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問
答
李
晦
叔

